

林白水



白話文人物志
李春陽

慈禧太后七十壽辰，滬報有聯傳誦一時：「今日幸西苑，明日幸頤和，何日再幸圓明園，四百兆骨髓全枯，只剩一人何有幸；五十失琉球，六十失台海，七十又失東三省，五萬里版圖彌蹙，每逢萬壽必無疆」，這一名聯出自林白水。

林白水的報人生涯始於一九〇一年，杭州名士項藻馨集資創辦《杭州白話報》，聘請林白水任主編。他寫了一篇發刊詞《論看報的好處》：「這個報紙是屬於普通一般老百姓的，因為我是一個平民，所以我說的話，是一般老百姓的語言，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階級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。」

林白水，單名獬，字少泉，福建福州人，生於一八七四年，曾任求是書院（今浙江大學前身）總教習，其門下桃李如蔣百里、錢均夫、許壽裳等。《杭州白話報》以啟迪民智為職責，語體文入報章之嚆矢。他一九〇三年創辦的《中國白話報》，實際是刊物而非報紙，始為半月刊，後改旬刊。他使用「白話道人」的筆名寫文章，一九〇五年赴日本留學，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和新聞，辛亥革命後回國，曾任福建都督府政務院法制局局長。彭壽松統治福建無惡不作，怨聲載道，林白水入袁世凱總統府擔任秘書，通過袁世凱將他革職，令福建人額手稱慶。

在新記《大公報》開張之前，林白水曾與嚴復協商，想買下天津的《大公報》未果。嚴復是英斂之好友，《大公報》最早的股東之一，「大公報」題字即出自嚴復手筆。

一九一六年在同鄉前輩林紘的幫助

下，林白水在北京創刊《公言報》，此後發表的通訊、時評皆以白水署名。他談起白水筆名的深意，「吾鄉青圃白水山，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」，他字少泉，將「泉」字拆開，表明他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殉報決心，卻不幸一語成讖。該報出版一年內顛覆三閣員，財政總長陳錦濤入獄，交通總長許世英辭職。報刊舉發贓案，一時有官場劊子手之稱，可謂甚矣，有謂「先生生平之最足自豪者，在於文鋒之犀利；其最足短氣者，在於生計之窘絕」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五日《社會日報》發表林白水的時評《官僚之運氣》，「督辦亦有督運，苟運氣未到，不怕你有大頭，終難如願也。某君者，人皆號為某軍閥之賢囊，因其終日繫在某軍閥之胯下，亦步亦趨。」不點名地諷刺潘復與軍閥張宗昌，文章見報後，潘復令人打電話給林白水，命他在報上更正請罪，遭拒，林白水當日被捕，凌晨押赴天橋槍決。六日凌晨被捕後他寫下遺囑：「我絕命在頃刻，家中事一時無以說起，只好聽之！愛女好好讀書，以後擇婿，須格外慎重；可電知陸兒回家照應。小林、寶玉和氣過日子。所有難決之事，請孫、淮生、律閣、秋岳諸友幫忙。我生平不做虧心事，天應佑我家人也。」

八月七日北京《晨報》報道了林白水慘狀，「子彈從後腦入，左眼出。被難之時，林穿夏布長衫，鬚髮斑白，雙目猶未閉，陳屍道旁，見者為之酸鼻。」

兩年後北伐成功，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第一任北平市長何其鞏主持，在宣武門外下斜街全浙會館，召開了邵飄萍、林白水追悼會。懸掛的輓聯是：以身殉報一樣飄萍身世，為國捐軀千秋白水文章。（十三）

快閃麗江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路過麗江，玩了兩天。三條老街組成麗江的古城區，石子路，街道之間隔着小河。燈籠沿街而掛，也掛在各個店鋪的門口，入夜之後燈火跳躍，景象七分像動畫片《千與千尋》。

所有店鋪中要數民族服裝租借店的生意最好。逛店的人或結伴成群，或成雙成對。穿著民族服裝拍照是熱門，老少不分，男女皆宜，民族服裝上掛著很多銀器片，戴在頭上穿在身上，叮叮噹噹地在街上走，激情飽滿地擺弄姿勢，自拍或被拍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麗江是納西族聚居地，納西族服裝的特點是背帶和「披星戴月」。兩條背帶拉扯著身後的布包包，「披星戴月」，意指衣服上的星星月亮圖案。

東南西北的服飾，有些人也不管是什麼民族的服裝，穿上身就往街上走，心情極好。心情好了難免要說話，口音一出即現形，是東北人還是西北人，江浙人還是兩廣人，反正不是本地人，南腔北調，一聽就知道是哪方的客。倒是不說話的真假難分，給人遐想，「你看那個納西族姑娘！」「假的。」「你看這個藏族青年！」「假的。」

店主都是年輕人，有生意的時候應酬生意，沒有生意的時候燙髮服裝，不急不躁。

麗江的很多小街小巷非常吸引人，店名也取得別開生面。一個由女孩當老闆的小食店，店名用英語的yummy，譯名「丫咪」。Yummy是好吃的意思，譯名兼顧音和意，不知是哪位高手取的名。

四方街白天熱鬧晚上更熱鬧，有納西族大媽帶領遊客跳鍋莊。圍成一大圈，中間燒一堆篝火，不停地跳，見之，很難控制不參與的熱情，跳得好不好沒緊要，只在乎快樂。

在東巴文化基地，知道納西族人姓「和」的多，姓「木」的只能是多士。還發現，東巴文字與古漢語有共性，也是象形文字，彎彎拐拐的，看樣子猜字。「我愛你」三個字，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，中間有個孩子；「相伴」是一個男人拉著一個女人的手；「打架」是兩個男人各拿一把刀，刀刀相交；「蓋房子」是一座房子和一個手拿工具的人；「大象」就是大象樣子，「馬」就是馬樣子，「山坡」像山，「弓箭」像弓箭，很好玩。看見一副對聯「日日自省修行路 天天向善積德功」，納西族人與世間萬物友好，追求人類永續性的繁榮。

麗江的治安好，民宿老闆娘叫我們把吉普車停在大路上，說沒事。老闆娘是個真納西族人，她養了一頭老母羊、一條狗、一隻貓。因為是淡季，房費象徵性地收，以過日子為主，附帶做點生意，日子過得悠閒。

大同樂會的百年懸案（上）



文化經緯
鄭學仁

自清末至民初，西樂東來，伴隨着西方意識形態及美學上的衝擊，中國音樂何去何從？如何在中華大地上走上「現代化」之路？成了國內樂人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
對於研習近代中國音樂發展的人士來說，對「大同樂會」這個名字一定不會感到陌生。這個由晚清貢生鄭觀文於一九二〇年在上海正名的中國音樂組織，宗旨在於「專習西樂，稽古與改造中樂，務使中西方得相濟互助之益……為世界音樂開一新紀元」，以達音樂大同。

鄭觀文國學根柢深厚，精研中國古樂，尤擅古琴，他是個鮮明的國粹派，卻並非一個守舊而不願創新的人。大同樂會於研製古樂器、致力傳承古樂以外，在引進西方音樂理論、演奏文化以及探索新時代中國樂團演奏模式等各方面的工作上，也的確下過了不少功夫。加入西方音樂元素編寫的合奏曲《滄陽夜月》（《春江花月夜》）、《霓裳羽衣曲》及後來的《國民大樂》，曾幾何時，成為了大同樂會的經典傑作。

二十年代後期，美國開始着手籌辦於一九三三年五月起在芝加哥舉辦一個名為「世紀進程」（A Century of Progress）的世界博覽會，早於一九三〇年二月，中國國民政府已收到美方的世博會參展邀請，翌年初經行政院會議通



市井萬象

「粉色海洋」

近日，河南鄭州北龍湖，粉黛亂子草進入觀賞季，成片的花海如「粉色海洋」，吸引眾多市民前來觀賞打卡。
中新社

秋天的相聚與告別



君子玉言
小杳

的禮物竟然不約而同送了杯子——一輩子的情誼。

曉虹是一名九〇後女孩子，卻比同齡人有著更豐富的經歷。她的成長，伴隨著香港由亂到治關鍵時期。我半開玩笑「曉虹你也可以稱得上飽經滄桑了」，曉虹點頭認可。她非常聰慧，反應敏捷。寫文章思路清晰，理解問題準確；大庭廣眾主持個活動不怵場，落落大方。我們聊天很輕鬆，不必做過多解釋說明，一點就透。當年她也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。在香港時，我們是忘年交，經常在一起聊聊，給她一些提點。她也會帶一些年輕人見我。我推薦她到不同場合認識不同的大咖人士。她有苦悶也會找我傾訴。我們曾經手捧飯盒，在office邊吃邊聊。一向在眾人面前堅強剛直的曉虹，流着眼淚向我訴說委屈和鬱悶，我勸慰開導她，聊到接近子夜，足足四個小時。

如今，曉虹不僅學業有成，並且愈發沉穩。我們所經歷的每一程，當時有的感覺輕鬆愉快，有的不免痛苦煎熬，恨不得快快翻篇。回過頭來再看，每一段歷程都不枉費，都豐富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。所謂成長，就是人生每一步的摔打碰撞和悟心；所謂見過世面，就是見過高山大海之後的從容平和。

一起流過淚的人，會有心照不宣的信賴。我叮囑曉虹行穩致遠，越是複雜的環境中，越要冷靜穩健，保持良善和純粹。我也鼓勵她把自己這十年成長的感受寫下來，願與她一起分享。不知不覺，從十二點聊到三點，北京午後的秋陽下，我和年輕的香港朋友擁抱告別，並祝福她。

又趕到海霞老師工作室，前幾天她約著一起坐坐。海霞老師於二〇一六年發起公益項目「石榴籽計劃」，以「童語同音 同音同心」為主旨，致力在邊疆地區、民族地

區進行少年兒童的普通話推廣普及，讓各民族孩子共享優質教育資源，了解中華民族優秀文化，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。

迄今「石榴籽計劃」已開展八年，進行了多個幫扶項目，吸收了兩千多名志願者，公益足跡輻射內蒙古、甘肅、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四川、貴州、雲南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等多地六百餘所學校，惠及十三萬多學前及中小學生。

海霞老師一如我們在電視上所見的端莊優雅，又熱情開朗。國慶前夕我們在東哥安排的場合認識，一見如故，她稱呼我為姐，本來稱我先生為哥，叫着叫着就改稱「姐夫」了，笑談間，氣氛輕鬆愉快。工作室位於北四環的一棟居民樓裏，她帶我們參觀專業錄音室錄音室，介紹給孩子們講故事的書籍。有愛的人，一定是有溫度的人，聲音溫暖，眼神溫煦，笑容溫暖。

海霞得知我胃不好，分別給我們沏了紅綠兩種茶，又洗好切好小番茄和雪梨。我們聊天過程中，還拿出本子記，所聊皆為「石榴籽計劃」。我們贈給她「成人樂高」——工程塑料榫卯結構積木拼圖，討論將積木拼圖給到邊疆地區的孩子們，一邊拼搭，一邊認知古建中的中華文化，同時收集講述其中的故事……我們自己都覺得好有趣，應該做，可以做，值得做。海霞又說

到其他創意，一時間頭腦風暴，聊得開心投洽，一不小心又超時了。臨走前，海霞送了一筒藏香給我，又送我們到電梯口。

其實，「石榴籽計劃」也適合香港。語言是文化傳承的載體，美的聲音和故事，香港的孩子們也需要。

周一上午參加ZM兄帶隊的港青「青年新質生產力」論壇。此次ZM兄帶了一百二十名香港年輕人來內地參訪，是為百萬青年看祖國系列活動之一。論壇上，奧運冠軍代表、青年創才俊相繼發言，令人感動，也令人感佩！我們國家的年輕一代，無論才幹學識和創新思維，還是吃苦耐勞的拚勁，以及出色的中英文讀寫說水平，都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。

參訪團中，ZM兄等老朋友，自然見面格外開心；還有幾位熟識的年輕人，大老遠招手打招呼，也是喜不自禁。大家拍照合影，又一起在学校食堂共進午餐，話題多多，戀戀不捨。

還有不期而遇的驚喜：一進休息室，有人在朝我搖手，仔細一看——是當年一起在香港共事的「戰友」，我們甚至在同一層樓辦公，他來自國家體育總局。過一會兒又來了一位教育部的，也是「戰友」。那時因工作交集不多，只是點頭之交。但因為共同的經歷，此時重逢，分外親切。



▲秋日京城一角。

作者供圖

過後，延至一九三二年年中始正式接受邀請參展，並成立「中華民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籌備委員會」，全面負責參展事務，一九三三年初，公推由蔡元培擔任主席的「展品審查委員會」成立，並設立七個不同組別，審議展品及參展細節，而鄭觀文則獲委為第五組「戲劇組」的委員。



▲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，大同樂會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攝《國民大樂》後合照，前排中坐者為鄭觀文。作者供圖

正當籌備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，因日本發動「九一八事變」入侵東三省，令國內形勢頓然緊繃，加上受到國際間經濟大蕭條的延後影響，國民政府於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議決停止參加芝加哥博覽會。民間對此決定莫不感到無奈，經討論後，決定由各界團體、工商各界代表自行融資並另行組織「中華民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出品協會」，繼續推行參展工作，根據記載，不同展品從五月起由出品協會分成四批從上海運往美國，至十月初為止，共運出四百二十箱，其餘從廣東、香港的出品則直接由香港運往美國。

一九三三年一月，大同樂會召開會議，議決將會方多年來製作的全套共一百六十三件仿古樂器拍攝成照片，又將演奏的樂曲拍成影片，一起運到美國芝加哥博覽會參展。四月九日晚上，大同樂會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攝了幾套音樂紀錄片，除了由鄭觀文古琴獨奏的《海島孤蹤》、衛仲樂琵琶獨奏的《十面埋伏》、九人合奏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外，重點還包括樂會改編、由《大中華》、《神州氣象》、《一統山河》、《錦繡乾坤》及《風雲際會》五個樂章組成、三十二人大合奏的《國民大樂》，運往美國參展時即易名為《東方大樂》，據樂會的介紹，是「旨在向全世界展示我們的民族音樂。」